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瑤華傳

### 第三十五回 仇讎骨肉充燈燭 道路災殃幾死生

曲調：《字字錦》兀的不快煞人也麼。女娘行報父怨，偏自雅。無端帝室親，慘遭若輩代宴客。苦只苦，伶仃女沒了爺，恨只恨，你的爺沒處抓，我無可奈，只將你姐妹拿。天理昭彰，你不須怨咱。他稱福祿酒，我名恩怨燈。他食我爹肉，我把他的嫡骨血來炙化。兀的不樂煞人也麼，冤家。卻說瑤華問阿新：「你有甚緊要話說？」阿新道：「請問公主，殉了王爺的難，師父這番辛苦，豈不白使了？」瑤華急得雙腳亂跳道：「這叫我顧那一頭好！」言猶未了，覺得背上浮燥針動，痛入肺腑，自家急急按住，惟有哭泣而已。當令楊靜夫置備斬衰服色，茶飯都不下嚥，只是哭泣不止。眾人雖時時苦勸，那裡勸得住。忽然桑二走來，道：「請公主暫止哭泣，奴子想個計較在此，不知有合公主的意否？」瑤華真個住了，問何計較？桑二道：「公主既肯計較，也要振作精神，才能幹這樁大事。你們去收拾飯來，送公主吃了，我好商量定見。」眾人忙去收拾。瑤華便問：「計將安出？」桑二道：「此時賊勢之大，天下將士莫不寒心，故發出救兵，不戰而散。若欲去擒闖賊報仇，恐此時是不能的了。前日在汾州時，見那情書上，明寫著李英蓮姐妹是他女兒，這是他的親骨肉了。何不賺這兩個姐妹來，盡情處治。既可上慰王爺痛憤之靈，亦可稍泄公主終天之恨。此計以為何如？」瑤華道：「不知此賊可有父母及祖墳否？」阿新正送飯來聽見，答應道：「婢子已知他父母早故，花燭之妻被他殺了。這兩個女兒，是與營妓所生。大的就嫁在米脂縣裡，第二個還未出嫁，因有淫行，男家只推娶不起，卻不敢退婚。其祖墳早被米脂縣知縣邊大綬去發掘過的。他的真骨肉，就算這兩個。」瑤華一面吃飯聽著，一面做主見，又問桑二道：「用何計賺得他來？」桑二道：「這個容易，用稻草紮四個飛鳳，用紙糊好，彩畫了，我同阿巧騎在空中，放下一隻鳳去，鑽在他們裙底下，衝上雲端。令阿巧傳言，只說他是上天玉女，為罪譴謫下凡，今已限滿，仍行召回天上。他一家人斷無不信的。到那一處也如此。不過費兩個時辰，就賺來了。」瑤華聽說，道：「她兩個現在那裡？」桑二道：「就可以算得出來的。」瑤華別無思想，只得依計而行。阿新在旁道：「這裡不是辦事之所，須要在深山窮谷中，才辦得暢意。且要秘密，萬一風聲吹出去了，李賊必然忿恨，結連張獻忠，兩頭賊眾齊來，我們一個也走不脫。」瑤華深以為是，便令趙宜同靜夫兩個出去，問那店主人家。去不多時，便來回復道：「這個處所甚多，現在保寧地方，庵堂寺觀恐怕賊來滋擾，十有九空。近這裡十餘里，有個驢山老姥的行宮，在深山裡，這是他家的家廟，向是尼姑住持，因天下不太平，都出去游道去了。你們若要這個處所去住，鎖匙還在這裡，只管住去便了。」瑤華聽說甚為湊巧，即時分派諸人，買辦一切物件，趕著要搬到那裡居住。又令店主人代請了十二個尼姑，要懂得經儀的，好做道場。各人都去幹辦事情，瑤華只中哀哀哭泣。日夜無休。

諸人趕辦數日，諸色齊備，飯後遂遷入庵裡。果真樓房樓進，十分寬大，一應什物齊全。趙宜早已僱人收拾潔淨。瑤華住在中一進，後面尚有一大進樓房，以下男人住在前進，婦女住在側廂。瑤華只教阿新伴宿。少頃，店主人已僱了十二名尼僧來，都是熟諳經儀的。瑤華今居於後樓下，那些佛婆，便於前進中堂鋪設道場。當晚無話。

次日五鼓，眾尼即起，誦經拜懺。瑤華親自做了疏疏，在佛前供著，自家披麻散髮，兩眼哭得紅腫的，出佛前禮拜。那桑二們料理賺這兩個姐妹來。香氣氤氳，梵音飄縹，有時鐘磬齊鳴，有進笙迭奏，直到定更時終止。每日亦然。這晚上，桑二已同阿巧回來，說知將他姐妹賺來了。今令阿巧到樓上去，好生禮待，不可使他們窺探。瑤華欲將這兩個姐妹，做一對活蠟燭，於設祭時點在福王靈前。說與楊靜夫好好辦。靜夫不懂怎樣個點法，又來請問。瑤華道：「先把這兩個女人脫得赤條，用繩將兩臂貼著腰肋，細捆縛住了，將松香熔煮起來，趁熱潑在兩上女人的兩條腿上，越厚越好，才燒得著。又用茶杯口粗的大毛竹，將竹節打通，灌硫磺硫磺松香在內。用三根紮起一個三肘架，須用粗鐵絲扎住竹梢。將這女人倒懸在三肘架下，將兩腳並好，同三肘架之竹梢一齊捆縛結實。另用麻皮一把，將硫磺末滲入，捆紮如酒盅口大，在油內浸透。臨用時將這根插在她陰戶內，當做燭心，使火油滴入，燒及腸胃，身子斷難燒盡，不過將他兩腿燒枯了，也就算了。其身子砍做七八塊，於鍋內煮熟，剝成肉丁，拌飯與狗吃。骨殖磨碎，撒在田內，我這口氣就消了。」靜夫聽了，道：「也處置他夠了。」隨去如法辦理。准准做了七天道場，過了六天，到了第七天，就要祭靈。瑤華將祭筵辦好，鋪設停當，親自到後樓，一臉殺氣，指著李英蓮、李瓊蓮道：「你父親逞王霸道，要搶天下，只管搶天下，怎麼把我父親生生的殺來吃了，還雜上鹿肉，說是吃福祿酒。我父親與你父親，有甚冤仇，這樣殘毒。你父親現擁著大兵，我也不值去剿滅，將來主上擒拿，少不得千刀萬剮，就在後邊，但我不能等到那時候。我今日設祭父親，且先借重你兩個，在我父親祭筵前，代做一對蠟燭點。我也有個名色，叫做恩怨燈。報我父親的恩，泄我自己的怨。」就叫阿巧、三姐、阿新、楊靜夫四個人，每兩個收拾一個。兩個聽了，嚇得哭喊起來。瑤華取兩條帶子，勒住兩個女人的口，就喊不出來了。速令剝去上下衣褲，捆縛停當，扛出前進天井內，一邊一上擺下。眾尼僧從未見過，一個個嚇得膽戰心驚。瑤華又把這一段的話，宣說了一遍，眾尼都道：「也該，也該。」都合掌念佛道：「天有眼睛，這賊子的惡毒，怎麼件件照這樣報應，才消得眾人的怨恨。」

一會兒敲動鐘磬，請靈祭享，就把這兩個女人燒起來，騰騰火燄，半個時辰已燒去兩腿，看那陰門已脹得如大碗的腫起來了。眾人見那兩個女人，初時點著尚不噴聲，燒著了腳，因喊不出，只聽見如公鴨叫的呷呷聲響。再燒一回，連眼珠都迸出來了。瑤華於祭筵前，哭拜得又暈過去，眾人灌救移時方才醒過來。阿巧扶起，請點恩怨燈，瑤華還咬牙深恨，眾人道：「也就報得夠了。」

不一會祭完了，眾人同各尼俱來替瑤華道喜，瑤華亦覺爽快。看這竹架也燒倒了，屍首落在地下，忙令阿巧動手，分了屍，拔出那燭心來，還是鮮血淋漓的，另用鐵鍋煮熟了，剝碎拌著飯放於路口，自有這些畜類吃個精光。又將頭顱骨殖敲碎，散棄道場，完畢。到第八日，留住眾尼，另備酒筵謝了，方送禮錢，並囑其不必聲張。眾尼亦各會意散去。瑤華這晚稍解愁煩。一夜無話。

次日一早，阿新道：「此非久居之地，應即離此為妙。」瑤華道：「很是。」即令阿巧、三姐收拾啟程。桑二在旁道：「我聞得過去就是張獻忠所據的界址，他卻不愛淫欲，一味要殺人為快。」瑤華道：「我們戒備就是了。」阿新道：「他的兵將比闖賊還利害。我又聞得他有個飛天炮，更了不得，是一位將官，綽號叫做沒盡興張一，這人最是陰刻，宜小心防備。」瑤華道：「我們此去那裡，還防得許多，你不要把我們這些人的膽都講寒了。」阿新即時退去。瑤華遂令各人趕著起身。不題。看官，你知道這張獻忠是何人，也是上天降下的一個殺星，與李自成同時為盜，分而合，合而分，已有多少次數。後因李自成得了氣候，他不得志，所以日以殺戮為事。自得了成都，殺戮更甚，恐李自成兼併他，手下的人朝不保暮，每每逃竄，獻忠最惱此輩，故防守甚嚴，法令更密。手下人攜得男子、婦女，俱要稟命，以供其殺戮之快。這張一更為得用，凡營伍地方之事，無不備細密陳，以邀其寵。數日來，並無應殺之人解住，心甚惶恐。因令手下將官，於深山僻谷之處，暗埋絆馬索，令小兵看管。凡有過往者，勿問為誰，總以行刺為題，解送大營，以供獻忠殺戮。故於四下山僻深谷處所，埋藏以待。

再說瑤華這一班人，惟阿新本有道行，故每微言開導，因瑤華應受此一番磨折，故亦不敢漏泄元機，任其前去。這日探知，將那馬湖地方，此處乃獻忠大營駐紮之所，過此一戰，以下就平安無事了，因而瑤華與桑二計議道：「遇此險惡處所，不得不用法力，以逾其地。」桑二道：「奴子的力量有限，自然還仗新姐。」瑤華道：「彼此合力同心，但有慮得到者，預為防備。」阿巧道：「這一站的路還短，何不連夜偷過，或可無事。」大眾道：「竟是這樣。」遂各飽餐一頓，摘去馬鈴，連夜悄悄而行，各人俱懷著鬼胎，匆忙偷過。不想將近半夜，遇著絆馬索，一聲響亮，各人的坐騎俱被繩索絆倒，即有留客住、鉤鎌槍一齊而下，個個被擒，惟阿新騰空而去。那些小兵上前，綁縛停當，解送到張一營中。張一見了瑤華輩一班人物，除去楊靜夫、趙宜兩個外，阿巧雖然男壯，也覺清秀，遂令手下小兵不計聲張，俱令藏在自家營帳裡木櫃內，要想晚間慢慢的受用，楊趙二人另置一處。

安排甫畢，忽然張獻忠傳下令來，令其統領人馬，往南路擄掠人民。獻忠號令最嚴，不敢片刻遲延，急令手下一個得用的老兵，名叫馬蹶，人甚老成，只有一個毛病不好，自晨至晚，以酒為事。張一取他老成，故十分用事。那晚得了令旨，不敢遲延，急

急的把瑤華一班人，都交與他收管，不許擅啟木櫃縱放。這馬蹶一一領命。

當時張一去了，馬蹶只呆呆的看守，那曉得木櫃不通氣息，把這班人悶得半死不活，只有阿新探知其詳，但其留守之兵甚眾，若用強去搶，恐怕被其戕害，只得捨身前往，以便從中取事。遂落下雲頭，悄至馬蹶帳前，見人俱睡靜，只有馬蹶還在舉杯獨酌。忽聞喚人溫酒，竟沒個人答應。阿新趁著鑽入帳房，應了一聲，拿了酒壺，往帳後一看，尚有火爐在旁，將酒溫熱，攜至馬蹶面前，已見兩眼朦朧，正打瞌睡。阿新料已沉醉的了，遂悄至內營，將各人的木櫃掀開，都已昏昏沉沉，不懂人事。遂又運動靈氣，在各人面上噴了一口，才見各各活動。究竟瑤華有點根底，首先甦醒。阿新於黑暗中，見都還縛著，遂又與各人放鬆了，然後將瑤華扶起。瑤華於昏沉之中，忽覺清爽，坐起來靜了一回，心上都已明白。阿新遂道：「公主快出櫃來，我們好想個脫身之計。」

瑤華即時跨出櫃來，已見桑二、阿巧、三姐俱各跳出來了。阿新道：「你們悶了這半日，想各饑餓，且向他後營取些東西吃了，好奔逃出去。」遂拉出阿巧、三姐，悄悄取了些熟食分吃，又將楊靜夫、趙宜也救醒了。瑤華吩咐桑二行個障眼法，才可逃出營門。又令阿新作法，將行裝馬匹盜出，隨後趕來，以便一同前進。桑二、阿新各各遵命，分頭辦理。

再說瑤華等六人，隨同桑二行了障眼法，逃出營門，走有半里地，一堆兒坐在山坡下，專候阿新取到行裝馬匹，即時啟行。其時將有四鼓，忽見空裡將行裝器械各物摺下來，阿巧同楊靜夫等一一檢點，並無缺少。瑤華對大眾道：「我們現在賊窟，難免不虞之事，須將各人的器械，先要隨身帶，不可疏忽。」各人依了，收來完整。又等到一個更次，竟望不見阿新到來。瑤華見已將亮，便道：「倘再不來，若被賊兵見了，圍將攏來，如何抵敵？」桑二道：「但止打仗還不妨事，只怕他的飛天炮，卻沒處躲避的。」瑤華道：「這飛天炮，究竟是怎樣施放的？我卻不懂。」桑二道：「奴子也只聽見說，就是西洋的西瓜炮，取其輕便，可以在手內，點著藥線，拋去打人，這是沒遮攔所管的這一隊兵，就是慣放飛天炮的。」阿巧在旁道：「如今已到此間，怕也怕不了這許多。」

若有命，雖有飛天炮恐也打不著我，若我命裡該喪在此，也躲不去。」正說著，忽遠遠的聽見喊殺連天，瑤華道：「你們可聽見麼？不知那裡有兵馬殺來了。」楊靜夫站起來一望，指著東邊道：「那頭塵土衝起，必是那頭來的。」眾人聽了，一齊起身遙望。其時天已大明，喊聲漸近。瑤華道：「阿巧、三姐同我上前，以備迎敵。桑二保護楊靜夫、趙宜等在後。若見我們敗陣，速用法解救。」各各遵依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早見有一隊兵追趕一人，飛奔而來。

瑤華眼尖，遠望所迫的人，不是別人，就是阿新。遂令阿巧等端整彈弓，一同迎上搭救。說罷，飛奔上去。只見阿新坐在馬上，趕著各人的坐騎、馱子飛奔而來。後邊有一隊兵，緊緊的追著。瑤華同阿巧們，搶上前去，將坐騎拉到，飛身跨上，張開彈弓，照著追趕的兵馬，連發十餘彈丸。不想一彈正打著領頭的一個賊將的馬眼，那馬負痛，直豎起來，咆哮迸跳，將那賊將先掀了下來。其餘馬上兵將所騎之馬，被這負痛的馬亂踢亂咬，一隊賊兵先自亂了。瑤華同阿巧等，開放彈弓，如雨點打過去，打得這些兵將頭破眼裂。桑二見賊兵慌亂了，遂念動真言，發起一陣大風，飛砂走石，往賊陣吹將過來。賊將不能站腳，只得背著這陣風往後退去。這裡桑二領著楊靜夫、趙宜各執兵器，追著趕殺。只見屍橫滿地，遺下刀槍旗幟，不計其數。瑤華見餘賊四散敗回，遂與阿巧收住馬，招呼眾人，勒馬勿追。趕往一個荒村處所，暫時歇息，一面檢出乾糧充饑。

瑤華問阿新道：「你怎麼行裝、牲口均作兩次取回？」阿新道：「婢子初意，原不欲驚動他們，故悄悄將行裝取出，從空運來。但牲口斷不能悄然從空而至，幸而這些牲口，俱未卸下鞍籠物件，一起趕在一處，就是張一的後營，不能越過這些營頭，所以趕出圍來，被他們知覺，隨後發兵追來，不怕他追及，只怕他發飛天炮打來，這些馱子馬匹就不能安然回來了。」桑二道：「我們吃飽了，趕緊要走才是，不然這些敗兵回去，豈肯干休？」瑤華道：「走是容易，也要想個萬全之策才好。」阿巧道：「怕新姐沒有。」阿新道：「諸樣都可以抵擋，只怕他飛天炮來，這就沒法。」楊靜夫道：「新姐的法力甚大，難道這飛天炮你就怕了？」阿新道：「我難道怕，還要顧你們這些人。」瑤華道：「這才是緊要的事。」桑二道：「倘賊兵來，可以抵敵者，不過是公主同阿巧、三姐而已，我們只可靠後。依奴子之意，何必等他趕來，我們且先為預備，賊兵雖強，到底是賓，我們雖弱，究竟是主。凡可算計賊兵之策，四下先為佈置。」瑤華道：「先為佈置的那幾樁？你且說來我聽，看是如何？」桑二道：「賊兵大隊而來，若要對敵，斷斷不能，只可暗中攔截。第一件，也備絆馬索，第二是掘陷坑，第三是反風相向，使其自行廝殺，第四是行障眼法，可為脫身之計。就奴子主見，只有這四樁可以禦敵，公主以為何如？」瑤華道：「絆馬索也還易辦，掘陷坑我們人手少，恐難成事。」桑二道：「這不用人力，只要新姐照壅塞黃河堤岸的法子就夠了。以下兩策，奴子自能。」瑤華道：「既是這樣，我們就趕緊行起來。」阿新道：「堵御追兵，這四策儘可以了，只恐前途別有兵馬來，兩路夾攻，這就難抵擋了。」瑤華道：「這是出於意外，難以預畔，且抵擋了追兵再處。」遂令阿巧等所帶繩索，概行取出，於大道上釘下絆馬索十餘處。桑二道：「我們且先走，只留新姐在此開陷坑。」瑤華遂令各各啟行。阿新道：「陷坑不可與絆馬索在一處，且行過三五里才好安排。」瑤華道：「也是。」遂一齊啟行。

路上人煙俱絕，甚可恣意辦理。約行了十餘里，瑤華道：「我們且暫歇，待我望高處望望可有兵馬來。」大家俱各暫歇。瑤華一馬馳至山坡，棄馬縱上山頭，往北一望，果見遠遠旌旗招展，賊兵大隊飛奔而來，相隔約來尚有二十餘里。遂下山頭，仍跨馬而回，對桑二道：「賊兵已來，然相隔尚遠。」桑二道：「俟新姐趕來，自知彼處情形。」話言未了，早見阿新飛馬而來，見了瑤華，滾鞍下馬，道：「賊兵追趕我們，到絆馬索處，就絆倒一隊人馬，後隊人馬趕來，將索盡行割斷了，然已損傷了好些人馬。第二隊又墜入陷坑，所剩無幾。如今飛報大營去了，想必要拔大營趕來。我們速速前進，且要擇個藏躲之處才好。」瑤華道：「空山曠野，從何處躲避？且待他來了，自有桑二作法抵禦。」桑二道：「大隊人馬到來，必有飛天炮隨行。奴子的法子，獨不能抵禦飛天炮，也須擇個地方暫避，待其勢緩，方可作法。」楊靜夫往前一指道：「這遠遠不有一個土崗麼？我們且趕到那裡去，看地勢如何，若能藏身，亦可避其前鋒銳氣。」瑤華道：「如此，我們就走。」